老郎

韩小士

〔小说〕

要写老郎这个人，也难也不难。

难在岁数上。一幅老相却没退休，问他自己，前年说57今年倒成了56。不难的是这家厂里没人不认识他。大人小孩都喊“老郎”，日子一长名字是什么竟没人知道了。

老郎起先是工人，每次来运动时跟形势跟得忒紧就进了机关。有了一张办公桌更加勤奋，桌面上一堆一堆的文件、报表、纸张，经常就把墨水瓶碰翻了。有人来办事，老郎就东翻西找地寻“有关文件”，一般要到第二日才能找见。这种情况一多老耽误开饭时间，常见老郎腋下夹个空饭盒从食堂悻悻地回来。同事们便说这真是废寝忘食啊！遂于年底一致通过老郎为本年度先进工作者。以后接连多年，只要机关有什么评比，一般都拉不下老郎。只是在计划生育方面差点，家里一大帮孩子。

老郎越发象上过了劲的发条，颠颠地跑东跑西；办公楼里数他那鸭嗓最响。各类文件在桌子上已堆放不下，又领了两个柜子。后来说木柜不安全，又添了两个铁制文件柜，墨绿色的很气派，里面塞得满满当当。从此再有人来办事，有关文件在三天以内是很难找出来了。大家摸准了行情，一般都在五天以前给老郎打招呼。办公室里东西越来越多，渐渐地空气就不大流通，添了一股怪味，说不上是用过的墨汁没清理还是浆糊发了霉。老郎自己也添了一样毛病，时常抓挠大腿根部，同事们也不好说破。一日他去财务报销，又开始“习惯动作”，弄得小出纳员脸红，老郎还一个劲问小姑娘用的是霞飞还是奥琪。小出纳说老郎先把你那臭烟灭了，我们是无烟办公室。

老郎白天的时间已不够用，晚上加班又嫌灯不亮，袖子一挽发挥工人本色，亲自动手装了两盏大瓦数日光灯。打这天起办公楼就有了一个灯光常明的窗口，任你酷暑寒冬狂风暴雨黑夜沉沉，这灯光总是坚定地亮着。于是老郎的考勤表上夜餐一栏月月划满31格。劳资上的小统计疑惑，老郎的历法怎么没有大小月之分？但夜餐费就几毛钱的事，也没有撕开面皮追究。由于每晚加班是一种公而忘私的行为，老郎在近二年又提了副科长。机关里搞技术那帮人太较真，说老郎一大把年纪能提干，又没文凭一定是有“金刚钻”。几人晚上去“取经”却连吃闭门羹，但两盏日光灯明明亮着。这几个都是机灵鬼，相视一笑无语再不找老郎了，下午下班后也不关灯让亮个通宵，只是不要夜餐费。

前些日子开会传达上级精神，说要下决心破“三铁”，老郎听完传达又是头一个发言，慷慨激昂地说：“现在形势一片大好，就是国营企业效益太差，根子就是铁交椅！砸了这把椅子，其他两铁不攻自破！”与会人等热烈鼓掌议论：“老郎今日说了人话！”

但几天以后，厂里有人得到可靠消息，说老郎发言的意思是要把某某科的科长搬倒，腾出位子来给自己弄个正科级干干，时间要抓紧，退休已是迫在眉睫了……

扬汤止沸何如釜底抽薪

张绪田

封建时代的官员出门是要坐轿的。当然坐轿也有很多讲究，抬轿的人越多，标志着坐轿人的官就越大，身位就越高，过往百姓见了那些官轿，自然要肃静、回避的。

社会发展到今天，轿早已成为历史的陈迹，大小官员出门基本上都换成了小轿车，所以，一个时期流传有“以车取人”之说。随着经济的发展，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，有些尽管没有什么头衔的个体户和官衔不大的乡镇企业的头头们，出门也居然坐上了桑塔纳、皇冠之类的高级轿车，鱼目混珠，是官是民很难分清。这样一来，有些人就在车的牌照上做起文章来，将一些领导乘坐的车换上了公安车的牌照。起初人们还有些不解，这些领导中，有些连公安的边儿也不沾，为什么他们乘坐的车要换上个公安车的牌照呢？后来听人讲，由于现在路障路卡太多，领导公务又忙，挂上个公安车牌照可以减少很多麻烦，一路畅通。前不久，我有幸亲身体验了挂公安牌照车的功能。在去一个县城的途中，有一检查关卡，那一辆辆大小车辆行至关卡前，都要乖乖地停下来接受复杂的检查，一耽搁就是大半天时间，而那些戴大盖帽一看我们乘坐的车的牌照，二话没说就挥手放行了。

我终于弄清了领导车挂公安车牌照的奥妙，但也由此而产生出一连串疑问。

我们共产党的各级领导干部，都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“公仆”，既然知道现在一些地方路卡多、行路难，为什么不去下决心解决呢？而给自己的车前换个公安车牌照，一路顺风，岂知那些挂普通牌照的车辆出门行路有多难呢？上面三令五申禁止乱设关卡、乱拦车检查，但个别地方依然是我行我素、置若惘闻，把固定检查关卡变成流动关卡，把明检查转为暗检查，他们的目的并不在检查车辆的违章违纪上，而在于找岔子罚款。据一位汽车司机讲，他每次出门上路，腰包里都要多塞点钱，以备那些检查关卡“鸡蛋缝里寻蛆”。

我想，要解决行路难的问题，光靠换个什么牌照是不行的，假若所有的车辆都换上个公安车牌照，那时不知又会生出个什么别的花样来。看来，扬汤止沸，倒不如釜底抽薪。不知那些乘坐挂着公安车牌的特种小轿车的领导们，是否如此认识？！

杂文征文
陕西省杂文学会
宝鸡市人民印刷厂
陕西工人报社

刊头设计　赵国明
本版编辑　杨乾坤

既想

杨牧之

朋友有感于人生的戏剧性，感慨曰：“我们中许多人活在既想又想中，慢慢地都成了夹生人了！”

留心一窥，还真有其人其事，譬如：

下级见上级，既想表示一下亲热，又想维护自己形象。正作难，突见领导肩上有一虫落下，遂走近去，照上级肩头轻轻击了一掌，小声说：“这是一只什么？噢，蜜蜂呀，小心蜇了您！”

上级很感激地看了他一眼。

下级转过身来问别人：“你们谁敢揍他？看，我敢！”

某君有钱，既想风流一番，又想顾全体面。于是他给周围年轻的女人们讲艺术。文学艺术、摄影艺术、舞蹈艺术、穿衣服的不穿衣服的都讲。且讲得一本正经。后来就有人随他下了舞场，再后来下舞场的女人纷纷同丈夫闹离婚，争着抢着要跟他。他却把触过女人的手一摊，非常激昂地说：“艺术嘛，永远是纯洁的！”

受贿的既想发财又想保乌纱，于是急着减肥。

小偷既想偷人又想安生，于是一边偷人一边赞助！

强盗既想打劫又想不留痕迹，于是撑来一条船，对众人说：“亲爱的，上来吧！只有这条路啦。”

猎手既想得到勇士的美名，又想保住性命，于是世上发明了陷阱。

批判别人的人既想表现积极，又想不被人家记恨。于是下来对人家说：“老弟，本来批判你的人车间安排了五个，我故意这么一拖，实际才发言了四个！”

凡此种种，“既想当婊子，又想立牌坊”的行为举不胜举。如此，便闹出了许多的笑话。

张眯眯

柳中秋

听说，那天张眯眯是说了一句话。说的什么？当时在场的人都讳莫如深。

张山伟不叫张山伟叫张眯眯，自然要因了眼睛的缘故，但我见过这位身板不太壮实，样子带有土气，40多岁的汉子后，便问同宿舍的李师傅：他眼睛并不眯眯嘛，为啥被叫做张眯眯？李师傅用一种鄙视的口吻说：晚上你看他喝酒就明白了。

在单身楼串房间是很方便的事。很快便知道张山伟有个毛病，一到晚上九点左右，便黄瓜土豆或凉拌或炒总之很简单的一个菜，方凳上一摆，小椅子一坐，茶缸子盛酒就独饮一番。别看他做酒杯的家什大，床头还立着个装十来斤散酒的塑料桶吓人，其实每次从不超过2两酒，且不邀请人。

张山伟喝酒的时候，那绝对是眯眯着眼睛，慢悠悠地有滋有味一喝就是个把小时，很少讲话。偶尔有人用好奇或嘲笑的口气说他会享福，他就轻松地反问一句：你知道我多会儿死？而且无论谁问都是这么一句。人没到死的那一刻，谁知道谁多会死呢？于是问的人便不再往下问。为此，楼上的人大多瞧不起他，说这人很怕死。不说他喝酒是习惯而称作毛病，叫他张眯眯。

其实，张山伟在另外两种情况下也是眯眯着眼睛的。当那帮老单身们凑在一起讲起老婆、孩子时，他在场也是眯眯着眼睛静静地听，从不插话。再有就是工作中的一些事情，要是你不占着理而他认真起来，不管你是吵是骂是威胁，他声不高，眯眯着眼睛不吵不骂就只重复那几句占着理的话，跟你较真章，很得罪人。不过在这两种情况下别人不好说什么，因此也就不大提他眯眯着眼睛的事。但不叫他张山伟叫张眯眯已是定局，连我也这么叫。

那天，张眯眯也随了大家去水库玩。快到他喝酒的那个时刻，他就离开沿着堤的台阶往下走。一位农村少女却闷着头往上跑。大家还没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，就听到“扑嗵”一声，少女就一头扎进深深的水里。

“有人跳水自杀了。”不知谁撕裂着嗓子一声大叫，堤上的人立马乱了起来。有人嚷嚷着打电话报警。有人叫着赶紧找船。有人就说山沟里哪有船。有人就建议找能捞人的钩子。也有人立在那儿傻了一般。

张眯眯是听到声音急步跑回堤上，见此情景很生气地说了一句，便瞄着水面那越扩越大的涟漪中心跳了下去，只是他和少女一样再没有露出水面。

人打捞上来后，大家才知道张眯眯上不来的原因，那少女象爬树一样双手箍住他的腰，双腿盘住他的下肢，结果两个人都死了。

被分开的两具尸体躺在堤上。少女脸上定型着一片惊恐的表情。张眯眯的表情和平时倒没有太显著的区别，只是那双眼睛从来没有象现在睁得那么大，直楞楞地瞪视着天空。

一时间，大家都不说话。只有那对丧失女儿的中年农民夫妇凄惨的哭嚎声和充满后悔的唠叨，其中重复地夹杂着一句话：死女子你还连带着害死了一个好人。我注视着张眯眯的那双眼睛，心里在想怎么会串出这样一条线：怕死的人——舍身救人——好人。

张眯眯火化的那天，大家不约而同地都带着一瓶酒，恭恭敬敬地放在他的身边。开追悼会的时候，大家又都落了泪。我泪眼模糊时还在想，张眯眯那天说的那句话是什么呢？

后来，李师傅终于告诉我，张眯眯那天说的话是：哪有象你们这样救人的。李师傅还说，其实那天是想跳下去救人的，临跳前犹豫了一下，腿就沉沉地再挪不动。山伟不该死的，我们几个的水性都比他好，否则也许不会死人的。

面对李师傅那张充满懊悔的脸，我无言，眼前总晃动着那一双眼睛，眯眯的……

太华青柯坪　潘振雷

初恋

杨居让

什么时候
你下了这绝情的决心
独自撑起飘摇的小帆
闷热的夏天
我收到了你远行前的
苦涩信笺
没有了嫉妒
却多了思念的幽怨
此时，我才明白
你宽厚的微笑
是我搬矫的摇篮
你深邃的目光
是我小舟的桅杆
十八岁的少女
给爱情的第一个评语是
令人心烦

㊗潼关县工商银行与本报合办
潼银杯漫画大赛

嫦娥奔“穴”　王广禄

本报社址：西安市莲湖路143号　邮政编码：710003　办公室、广告部电话：710619　一编室电话：27708　二编室电话：22227转　群工部：25728转　陕西日报印刷厂代印